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五十五回 遼陽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檜別撻懶

才說奸諛透劍寒，豈無忠佞可評櫻。 報恩不必扳龍鳳，談國應慚廁狗冠。
一代讒冤魂影暗，數行血淚史書舟。
宋朝不有秦長腳，安得中原盡可汗！

今日單表宋朝一個忠臣，卻是和金國的使臣遭流離的遷客，在那萬死一生之地，絕域窮鄉，艱難困苦，忍死不降，真可以愧殺李陵，比美蘇武。此人姓洪名皓，自南宋建炎三年出使於金，通問二帝的信息。被金兵囚禁雲中，即今大同府地方，不許他與徽宗見面。到了南宋紹興四年，金朝天會九年，金主怕二帝在燕京暗通信息，使了幾輛牛車，番將押著，送到五國城沙漠極北之地，去遼陽三千餘里。那是散發野人地方，去狗國不遠，家家養狗，同食同寢，不食煙火，不生五穀。都是些番羌，打獵為生，以野羊野牛為食。到了五月，才見塞上草青。不到兩月，又是寒冰大雪，因此都穿土穴，在地窖中居住。不知織紡，以皮毛為衣，中國人從不曾到此。徽欽二帝到了此處，四顧無親，對面的都是蓬頭赤腳，高鼻鷹爪，不似人形；言語不同，全無禮節，都來看中國皇帝老兒，團團圍住，如何受得？但見：

種有九夷，城名五國；野人國蓬頭裸體，遍身俱是長毛；凹面國鷹鼻鬚須，滿面全如黑鐵；狗兒國人面狗形，上屋臥牆來盜物；魚皮國鑽江煮海，燒麟披甲盡腥風；牛蹄突厥，常是燒鐵消冰；劫黑番，動則殺人飲血。五種雜居多土寶，四時不見塞草青。

原來五種夷人，在遼陽極北沙漠之地，與狗雜居。除牛羊駱駝牛馬之外，只有狗多，男女養狗，與狗同食同臥，不避腥臭。因地方大寒，全用狗皮為衣，因此狗多於人。徽宗父子領著后妃中宮，原有百人，數年死去一半，只落得父子皇妃二十餘口。到五國城絕北無人之境，交與一個土官，名喚番不哈兒，只管些野人韃子。其餘各國有一個頭目，沒甚禮法，不過是一刀殺了完結。常是一群非人非獸走來，與徽宗皇后一搭坐著，把糞都拋在面前的，也有送牛肉馬肉的。徽欽父子不見中國一人，時或對月南望，仰天而歎。有詩曰：

目斷中原雁影稀，玉熙宮裡夢依依。
邊庭五月生芳草，冰雪連天無路歸。
欽宗又有詩曰：

青衣萬里一家同，五國投荒似轉蓬。
誤信奸臣傾社稷，當時猶是說邊功。

當徽欽靖康被擄時節，還有些隨身御用故衣，幾個宮女服事。後來到了燕京，被監押的番將都搜去了，宮女都搶奪盡了，只有皇后妃子三四人，時常被番兵來凌辱，丑不可言。到了十三年後，中國衣服一件不存，先是問中國的舊將官們討兩件布衣，後來布衣破了，誰肯周濟他？問這番兵們穿破的皮襖兒，也就將就穿著。到五國城，連舊皮襖也是沒了，父子后妃都穿起狗皮襖兒，狗皮帽子，也就隨這些野人們吃肉吞生，可憐愛罪，再不肯死。那地名葫蘆河，不到七八月，凍得冰尺厚，那有水吃。都是燒一塊鐵，去取一塊冰來在火上化水，才得口熱氣兒，豈不是現前的寒冰地獄。

不消數年，到了金主天會十三年三月，徽宗先亡，享年五十四歲，在北方倒暈了十年。隔了數月，欽宗也死了，那妃後也前後相繼而亡。五國城有一黑河灘，死人俱拋在裡面，二帝的陵寢，也就在此了。可憐這是宋朝一朝皇帝，自古亡國辱身，未有如此者！

卻說這洪皓自建炎年間，被粘罕監在雲中上京地方，打聽二帝在燕京，偶有一個番官在大同和他相與甚厚，托他傳了一信，寄去布綿衣四件，麥面二包，桃栗各一斗，秘傳中國高宗傳位的信。後來事泄，幾番要殺他，把他遞解到冰山地方，即今日說寧固塔一樣。洪皓離二帝不知幾千里，那得通個音信。那些北方韃子，去黑海不遠，也是打獵食生，卻是用鹿耕地。將我中國擄的男女買去做牲口使用，怕逃走了，俱用一根皮條穿透拴在胸前琵琶骨上。白日替他喂狗打柴，到夜裡鎖在屋裡。買的婦人，恰用一根皮條鐵釘穿透腳面，拖著一根木板，如人家養雞怕飛的一般。因此中國人到了冷山，十人九死，再無還鄉的。

這洪皓到了冷山，有一個韓官叫佛奴兒，即中國善人之稱。知他是個忠臣，留他在家同住，教他兩個兒子讀書。這冷山是個外國，那有書本紙條兒。原來樺皮甚多，番人多用樺皮弓，洪皓就取那樺皮來做紙。黑海邊有小塊石頭，如滑石一般，卻是黑的，取將來作墨。用蘆管栽上些，結毛為筆，把平生記得四書五經，寫了一部樺皮書，甚有太古結繩之意。卻將這小番童們，要識這漢字的招來上學，又不要他的束脩，只以野物為禮。或是打獵得野羊山兔，燒熟了送來，終日享用不盡。先是一兩家學生，一面識字讀書，一面耕田打獵。後來說孔聖人的徒弟，來了五十七個門生。冷山地方千百家韃子，供養著一個洪皓，好是得了聖人一般，好不快活。有一日做了一套北曲，說他教習遼東之趣：

【北粉蝶兒】

青海黃雲，看狼煙直騰秋隼。聽邊聲，牧馬消魂。也是俺鐵石腸、忠義膽，一腔幽憤。今日向穹廬帳、說義談仁，也強如李太白嚇蠻書信。

【北石榴花】

你好把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細評論，日新又日新。戒巧言令色、鮮為仁，更言忠行篤、素位同仁，功成一簣。吾猶進汛，愛眾不失其親，致君行己尊堯舜。這才是王道本人倫。

【北廚鶉鴉】

南北分部，扶危濟困。江海賓王，《河圖》效順；東夷西夷，舜共文統車書，六合同春。說甚麼元凱勛名，干城豪俊。

【北上小櫻】

天惠生民，應運為君。外不過愛物，推恩布黔黎，功滿乾坤。舜日、堯年、禹儉、湯順、大古裡尊賢明訓，不嗜殺君之本。息干戈、洽臣鄰、動天心、悅鬼神，兩順風均，現鳳祥麟。八荒來覲，全不用觀兵開釁。躍馬《河圖》，噩噩渾渾，這的是義皇秦運。

【北四換頭】

論強兵利刃，說甚麼耀武揚威？楚共秦，怕的是天心移閏。王靈威損，竭脂膏，四海崩淪。致中原鳥驚獸奔，才信道儒功穩。

【尾聲】聖賢書：南北本無分。向遼陽開闢了荆榛，打酥、吃不盡燒羊嫩。若比著皂帽投遼，還快活得緊。

到了天會十五年，徽欽死了一載，方才知二帝遐升，拘禁在冷山，君臣不得一見。洪皓一慟幾絕，換了一身孝衣，披髮哀號，望北而祭。自制祭文，說二帝播遷絕域，自己出使無功，以致徽欽魂遊沙漠。內有一聯道：「恨馬角之未生。魂消雪窖；扳龍髯而莫逮，淚灑冰天。」當初二帝初到金國，只見金主說：等老烏頭白，馬頭上生出角來，才放你還國。這是說再不放還的話。龍髯是軒轅黃帝的事，煉藥黃山，丹成了騎龍上天。臣子哀號不捨，有扳著龍的鬚髯，隨上天去的。這是洪皓說不得從死的意思。冰天雪窖，說那北方冷山之苦。因此二句，至今傳誦。

後來南宋與金主講了和罷兵，情願納幣稱臣，才使洪皓還國。共在遼東一十三年，鬚髮皓然，比蘇子卿節毛盡落，只少了六年，豈不是一條硬漢，完了自己的氣節。那時公卿大臣受朝廷的恩榮爵祿，每日列鼎而食，宮室侍妾之奉不知多少，哪顯得這一個姓洪的，做出千古的名節來，就是高宗心上也看洪皓如九牛一毛。哪知他有十三年不奪之節，教授遼東，還以聖教行於蠻邦，可見

他出處有道，患難不移的作用。贊曰：

章木風霜連八冬，歲寒猶是有孤松。
微陽碩果存多少，留得綱常砥柱功。

如今單表一個賊臣，分明是敵國的奸細，恰認做腹心；分明是害命的毒鳩，恰求他救命。殺忠臣以奉敵國，為千古可恨第一件事。此人姓秦名檜，在徽宗朝為御史，也是一個名士。靖康年隨二帝北狩，在金營中聞立張邦昌為帝，也曾正言力止，當初豈不是一個知忠義、重倫理好人。到了燕京，見金兵馬富強，看得宋室微弱，做不出大事來，因此反宋為金，投在金宗室撻懶部下，漸漸把二帝疏遠了。通不朝見，卻日日在金營，替他做了記室。粘罕侵掠江淮，曾移一道檄文，說高宗君臣之罪，就是秦檜代筆。一去燕京十有餘年，同妻王氏，極是個有謀略的，機巧乖變，都是王氏教他。那秦檜雖有機權，還要顧惜虛名，不似王氏狠毒，件件事極有辣手，因此秦檜畏敬他和父母一般，凡事稟命而行，不敢違拗。

紹興三年，王氏與秦檜商議，久在北方，終不得富貴，不如和金朝立下盟誓，送我們到江南去，和他合成一路。料南朝的人物，本來沒有十分捨身為國的。南宋皇帝已被金朝殺過幾回，破了膽的，不過是幾個武將要圖立功。我們一拳主定了，把宋家江山做金朝的賀禮，落得我們做人情，可不勝似在北方，顯不出咱的手段來。秦檜大喜。夫妻二人打算已定，將此情秘密說與撻懶。那時金主吳乞買，因黏沒喝專權，日日用兵，又被宋宗澤、岳飛、韓世忠、吳玠殺敗幾陣，料江南一時不能盡平，也要個人在宋朝做個細作，裡應外合，好乘機取事。況且秦檜留在北方，不過是攜得一個文官，沒用他處。又見此人十分奸狡，凡事都不向他本朝，因此叫他夫妻回去，做宋朝一塊心腹的病。曉得中國人極肯自己害自己的，就叫秦檜同撻懶及平日相交的番將們，宰了一匹白馬取血，先祭天，各人飲血，對天盟了誓；又鑽刀起咒。原來金國鑽刀盟誓，是極重的，死也不敢變心。

辭了金主，把夫妻兩人送在天津糧船上，直到了淮安接著兀術太子，把心腹事說了，大家暗暗約了，兀術用一隻漁船渡他偷過江來。先見了韓世宗都統，說是，金人監在他營裡，被我哄醉，把番兵殺了，因此夫婦連夜私逃回來。人人信真，反道他不忘本國。送上臨安，自去面君去了。此時高宗定都臨安，久不聞二帝音信，聽知秦檜逃回，料知北方信息，即忙召對便殿，細細問了金朝用兵的主意。秦檜久知高宗無意恢復，只圖苟安，便說金人也無志江南，如今肯兩國講和，以淮為界，把擄的南人送回南來，北人送回北去，兩國交好，不過費了歲幣幾十萬，省了多少兵餉；又不開邊釁，各享太平。此乃當今第一妙用，如要進兵恢復，雖然得勝，反惹起金人大兵來，兵連禍結，我朝只江南一塊土，如何敵得他住？終久不是常治之策。」一席話說得高宗心肯意肯，只恨相見之晚。次日設朝，即宣張濬、趙鼎一班大臣，說：「朕昨日見秦檜回朝，議論了一番南北和好，情願納些歲幣，以安百姓。真是一個進士，一個忠臣，寡人一夜思之，喜而不寐。」即時受秦檜為翰林學士，在中學堂與丞相張濬、趙鼎辦內閣政事。這秦檜初到江南，恐孤立無黨，凡事請命於張濬，自稱晚生後進，一切不敢自主，虛情厚貌，就是王莽謙恭一樣。滿朝士大夫都說他是個好人，一片熱心，冒死還朝，深知北方的機密。件件都推重他。

只有趙鼎看破，和張濬說：「公看秦檜如何人品？」濬曰：「亦佳士也。」鼎笑而不言，說道：「此人一來，日後破敗宋朝天下，一切忠貞，多死其手，我輩為其所愚，終被其禍。且如他所說，殺了監守逃回，當初隨二帝北行，從官尚有多人，如何只他一人回來？果然狼狽而逃，那有一夫一婦完完全全的！明明是金人縱他回來做一個奸細，破我江南戰守之局，以機密洩漏於金。且看他的言事，俱是講和納款，與那金人來索納進奉的書一樣無差，豈不是一路來的！」話張濬還不甚信，以趙鼎所言太過。後來秦檜見高宗信任之深，漸漸專權，巧排張濬、趙鼎一班正人出之於外。

紹興八年三月，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、同平章事，密使與金人講和。退河南地，許盡撤江上守禦將士。那時韓世宗在京口，從殺敗兀術，兵威大振。岳飛在鄂州，屢敗金人。各上一本，說金人不可信，和議不能久。相臣謀國之計，不為萬全，恐貽後世之譏。以此與檜成仇，後來因張濬、趙鼎不肯力主和議，卻與高宗悄悄秘議說：「講和的事要朝廷自立定主意。這些大臣們是希圖個好名色，借用專權的這些武官們，是愛兩下交兵，固位專威，各人取功名的。到了財盡兵疲，他們各為身家，卻顧不得朝廷。前日兀術的兵直趕過臨安，幸得聖駕走下海去，金人不知虛實，忙忙渡江回去了。如使久困杭州，一時勤王的可在那裡。只有鎮江饒一戰，後來兀術暗渡了建康，火燒韓世忠海船，一敗幾不得免。這就是用兵的樣子。況金朝兵馬強盛，是皇上親經過幾次。當初有中原全盛，還敵不過他，今日一隅之地，如何支持得來？臣在金朝十年，深知他用兵的利害，這些文臣武將一味莽撞，今日說恢復，明日說報仇，全不自揣國家力量，惹下大兵南渡，哪一個是萬里長城？如今皇上只要定了主意，不要和眾人商議，圖這個恢復的好名，怕擔著自己的利害，請皇上深思三日，再與臣謀。」

高宗到了三日，秦檜又如此細說一遍。高宗道：「寡人主意已定，再不消和眾人商議。」秦檜又說：「皇上果定了主意，再思三日，臣還有秘話要奏。」高宗又住三日道：「和議已定，再無他說了。」秦檜見高宗是個庸主，原無大志，意在苟安。因於偏殿無人面奏，又做一個半吞半吐的模樣，要起高宗之疑。果然高宗心疑，問：「秦檜卿前日要朕思過三日，別有秘奏，今日我君臣同心，主定和議，有何秘事，不妨直奏，定不加罪。」那秦檜跪奏，故作沉吟，被高宗扯起。在一個小閣子裡，把太監俱揮出迴避秦檜。方才密言道：「張濬、趙鼎和岳飛等久有秘謀，要用兵殺敗金人，求還二帝。這個消息，臣在北邊知此已久。金人見和議不成，必然送回淵聖、靖康皇帝回朝，那時節文武百官只以扶助舊主登極、把皇上仍還藩王位的。天下沒有兩個朝廷的理，休說把前功盡棄，大臣爭權，連這江南一片地，輕輕的讓與別人，皇上此身，卻放在何處？如今不把這恢復的大臣武將重處幾人，和議終不能成，金人終不肯信。」只這幾句言語，說得高宗膽戰魂飛，把這和議的事，如釘入木牢不可拔。這是秦檜大奸似忠；高宗迷而不悟處。因此到了次日，張濬先罷平章事，安置在永州。明日趙鼎罷政，除授泉州知府，又貶潮州。又數日將岳飛、韓世忠召回入朝，盡罷了樞府的兵權，加升開府儀同三司。明是加升，實奪兵權。詔張濬、劉琦、楊沂中班師。遣王倫入金求和，許以歲幣稱臣，年年納貢。

自此以後，秦檜內外專權，高宗任心為腹，百官拱手。一切言官台諫，秦檜布了一班新人，平日講恢復的，一個不用。任這些諸生百姓，說些不平的話，俱以毀謗朝政流竄，故人人箝口。那金人探知秦檜立了和議，把恢復的局面破了，果然許退河南陝西地界，使宋朝遣官去管理，以應秦檜的謀。兀術太子故意領了大兵北去渡河。高宗信為和議可久，便是萬全之策。有個樞密編修胡銓，字澹庵，上了一本，專劾秦檜和議之奸，遠竄了廣州，從此人不敢言。

隔了一年，金人知宋朝無備，撤回岳元帥、韓世忠、劉琦一班守禦兵馬；又因金主死後，撻懶謀反，新立了郎主■為君，黏沒喝又亡了。兀術怕宋人乘機叛盟，久占河南，日後攻取不便，即大起人馬，使撒離喝兩路攻取河南、陝西舊地。那宋朝兵刀，久已撤回，全憑著和議。忽見金人來攻，那個是敢守敢戰的，棄了城池，到處迎降，又盡為金人占去了。此時秦檜見金人背盟，也慌了。怕高宗責他誤國，內外舊臣騰起參劾，又怕再用張濬回朝，講起恢復，破了和局，日後再沒有個把柄。使人探高宗的口氣，說：「縱然失了國，也不用張濬一等人。」秦檜就知高宗和議已定，牢不可破。有詩歎高宗之暗：

敵國仇深不戴天，恰從奸計願稱藩。
敗盟猶信和戎好，偷向江南號苟安。

當日劉琦、岳飛奉旨去安撫河南、陝西退回地界，久知金人敗盟，不曾廢弛了兵政。忽然兀術攻取江南，撒離喝攻掠陝西，被劉琦在順昌大殺一陣。兀術自己索靴上馬，圍住順昌七日七夜，被劉琦設計，晝夜殺敗。不能取勝，逃回汴梁。岳元帥遣牛皋、張憲把撒離喝戰敗，來接應劉琦，合兵大戰，連勝了十二陣，破了他拐子馬，直趕到朱仙鎮，去汴京四十五里。岳元帥命軍修復宋太祖太宗歷代陵寢，指日過河。嚇得金人全不敢渡河出頭，把汴京得的宋朝寶器，連夜使驢駝車輛，往北如流水的運去。

金兀術又慮金主新立，朝廷大將爭權，不便久留在外。到了次日，見岳元帥兵到朱仙鎮，百姓們在山寨的上千上萬，俱來送羊酒迎兵。兀術次日安排往北拔營而去。不料有一書生扣馬而諫說：「太子不可因一戰失利，輕棄前功。如今秦丞相力主和議，久命

大將班師，今日岳元帥立功，秦檜決不喜他。只暗暗使人通知秦相，詔他班師，此不戰而坐享太平之福。如此計不行，那時太子北歸未晚。」兀術聞言大喜。一面使精兵把住河口，使岳飛不得過河，一面使奸細往秦相國處求解，把私書封入蠟丸，自有汴京往江南的熟人，星夜飛去請詔班師不提。

戰敗金酋百萬兵，中原指日望清平。

何來狂士翻留敵，自古書生敗國成。

看官聽說，兀術太子因何與秦檜交密到此好處？原來這秦檜夫人王氏，頗有姿色，機巧伶俐，淫邪非常。當初擄在金營，先做了兀術的夫人。過了年餘，哄得兀術歡喜，叫將秦檜來做個記室，又把王氏討與秦檜。王氏時常往營裡去，弄得個兀術昏迷了，兩人非常的情厚。那秦檜又故意將王氏去奉承兀術，以固其好。因此兀術與秦檜夫妻三人，是一個枕頭上朋友，如何不相厚。當日不寫書與秦檜，卻使一心腹人叫王伯當，極是能言，帶了五百顆明珠，寫了一封情書與王夫人，上寫「如不急救，我將你夫婦北方設計通謀的事一一說出。除非殺了岳飛，和議方成；如不殺岳飛，萬無和理。」不消數日到了秦府，先通知王夫人看了書，收了明珠，和秦檜商議：今兀術被岳飛因住，如不班師，金朝將你我通謀的盟誓要送還南朝，那時私謀洩漏，性命不保。不如把岳飛詔回，我知金牌為御前的軍令，一牌不到，以達旨論。今連發十二金牌，再用朝廷手書御詔一道，自然班師。那時將岳家父子盡削兵權，使他隨朝聽政，另尋一個題目，殺了。三日，渾身俱是箭眼而死。王氏夢至陰司，檜與萬俟卨受劄，曰：東窗事發矣，與二子俱死在一月之內。到了孝宗登極，封岳元帥為鄂國公，加武穆二字諡法。削去秦檜官號。一日暴風雷雨，將檜坑掘平，雷擊屍碎，才見奸臣之報。宋人當時題詩秦檜之門曰：

格天閣在人何在，偃月堂深恨亦深。

曾共鑾輿銜白璧，空於花塢貯黃金。

和戎計遂興羅織，誤國謀成有照臨。